

# 写在2020年的最末

王大米 2021-02-11  
00:33

好像现在大家都变得越来越健忘，照片是我们记忆过去的线索，可是当视觉成为我们的记忆库时，生活就充满了自欺欺人和虚伪。文字虽然不能表达十分之一，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抗健忘和空虚。回家后，能记录的东西都变了味道，只是即便再怎么琐碎，也是生活本身。

—  
我们站在舞台一头，在灯光的烘烤下感到目眩。上次去大舞台演出也是这样，台下黑压压一片，灯光烤得人大汗淋漓，什么都看不到，但你得跟以往训练的时候一样，努力控制表情。因为再过几秒钟，姑姑就会按照计划站在舞台一头，开始她的结婚仪式。那一秒钟我意识到，仪式虽然不能感动别人，但是能够让在场者哭得稀里哗啦。

酒席上我见到了小学语文老师。以前上课他总是充满热情，满怀期待地看着我们，引导我们思考和提问。我几乎是本能地走到老师身边，打了招呼之后却什么也说不出来，话题都留在过去。

姑姑只比我大一岁，从小一起玩耍，她结婚我们几乎全程都在。从深夜接亲到第二天的婚礼现场，两天里我们都只睡了几个小时。这两天我们见证了婚礼无数繁琐细节，看到平时都没有见过、想过的事情。回家两三天，我们家饭桌讨论的主题依旧婚礼前后的种种细节。让我感到诧异的是，人的评价系统怎么会有如此大的差距，几乎可以以婚礼前后作为分界线，出现两极分化的格局。人相信他自己看到的東西，一个体面的仪式可以掩盖掉他之前听说的点点滴滴。也可能是繁琐复杂的程序让大家的互动变得频繁，所有人都变成了在场者，那么缺席者说的话就会被自动消解。

于是生活又在一片狼籍中重新进入正轨。我甚至羡慕姑姑，她已经经历了婚礼这个大关卡，以后的人生会不会变得更加自由和随性。

二  
回家一个多月，日子过得飞快，几乎不敢相信明天就是除夕。在家的日子和在校一样单调，改稿、看书、看书、改稿，常常一走神去耍，就能废掉半天。我的房间隔壁是厨房，妈妈时不时抱来刚做好的饭菜给我闻，或者递一块难啃的芭乐。

最难受的是最近看的《拉康传》，虽然是一本名人传记，却有精神分析思想史的野心，各种名词乱串，翻一页忘一页，书重约两三斤，久坐抱着走没多久就只得埋头苦读。浑浑噩噩看下来，只记得八卦。

到客厅倒水的间隙总是抱着杯子不走，什么烂剧烂电视只要它在播放就能看下去，直到觉得时间不够才懊悔地跑回房间，责怪自己在那么无聊的事情上浪费时间，但下次还敢。

和妹妹一样都有导师。每次我给导师发信息战战兢兢，在聊天框打字斟酌再三，毕恭毕敬，诚惶诚恐。妹妹导师来信息让她做事，她会以家中有事为由请老师推迟日期，其实当天就是有电视剧要和家人一起看而已。“急事老师都打电话，既然只发信息，说明还不急。”羡慕。

父母照例每天看着他们菜园里的果实笑得合不拢嘴，今天摘两个草莓，有滋有味地分成两半吃，明天把种了两周的香菜拔出一斤，添了羊肉作火锅吃，后天再打开那只腌制咸鸭蛋的坛子，取出好几枚皮黄的生蛋蒸了吃。只要吃得好，没什么过不去的事。

家乡好久没下雨，阴沉了一天，夜里，雨终于随着狂风一点点撒下来。

